

于君 译

绝望的逃走

萩原朔太郎随笔选

群言出版社

绝望的逃走



萩原朔太郎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望的逃走:萩原朔太郎随笔选

/(日)萩原朔太郎著;于君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6.1

ISBN 7-80080-172-1

I. 绝…

I. ①萩…②于…

II. 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787×960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47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37 定价:9.50元

目 录

第一放射线 女性 婚姻 恋爱 (1)

- 结婚的时期(3) 婚姻的浪漫思想(3) 谁把人们弄得如此卑躬(3) 莫名其妙的激情(4) 帽子与求婚(4) 偕老同穴虫(5) 盲兽(7) 永恒的女性(7) 枝形吊灯下的思想(8) 嫉妒的本性(8) 通向未来的钥匙(9) 新世纪之初(9) 女性之敌(9) 无智的宽容(10) 爱的一种形式(10) 爱,别太功利(10) 归于家庭(11) 家庭型的人(11) 女人与廉价表(11)作为爱之纪念的 Nevermore(12) 武士道的正义(13) 被颠倒的趣味(13) 理想的婚姻(14) 奴隶的婚姻(15) 恋爱的偶然数理(15) 女性与厌世哲学(16) 街的祈祷(17) 妻的教训(可怕的蒙昧) I (17) 妻的教训 II (17) 家庭(父亲的悲哀)(18) 老年之恋(18) 现代婚姻(19) 关于恋爱的闲雅(19) 今天的问题(20) 结婚与文学(20) 永远理解不了的异性(20) 现代女性的启程依据(21) 对新婚者的教训(22) 恋爱与忍耐(23) 结婚的合理性(23) 结婚的错觉(24) 不谐和音的结婚(24) 女人与光明正大(25) 女性与教养(25) 男人的胜利感(26) 男性化的爱的形式(26) 女性化的爱的形式(26)

2 绝望的逃走

女人的名誉之心(27) 知性美与白痴美(27)

作为女人伴侣的资格(28) 恋爱的意向(28)

第二放射线 意志·忍从 自杀·复仇

自由·宿命以及性 (29)

战败记(31) 悔恨的人生(31) 置身于倾斜(31)

富人的怒气(32) 父亲(33) 龙(33) 物质的

感情(33) 关于禽兽的性行为(33) 记忆与人生

(34) 某种哲学的诞生(34) 太过懒惰的人生

(35) 裸体与性欲(36) 衣裳的褶(37) 访芦原

将军(37) 自杀的开朗(38) 青年与议论(38)

卓别林与知识阶层(39) 向偶然祈祷(40) 尼采

的偶然论(42) 患病的必要(42) 贫穷的余裕

(43) 复仇的放荡(43) 章鱼(44) 宿命论的根

本原理(44) 悲剧的诞生(46) 敌(46) 自杀的

可怕(47) 自杀的方式(48) 自杀与意识(48)

自杀的喜剧(48) 自杀与厌世家(49) 悲壮剧的

本质(49) 浪费的哲学(50) 模仿基督(51) 看

钟的狂人(52) 有钱人与浪荡子(52) 空想家

(53) 康德的悲哀(53) 余生(54) 友情与沉默

(54) 读基督山恩仇记(55) 都会的忘却(56)

在人群中——人群是孤独者的家乡(56) 绝望的

复仇(58) 算卦者的哲理(59) 活着的耶稣(61)

情欲之长人生之短(61) 老人的交际(62) 桥

(62) 门(62) 军队的哲学(63) 关于德意志式

的吝啬(63) 诗人之死悲兮(64) 父与子(65)

忘却的川(67) 成功者的谈话(67) 生命的不变

律(69) 梦与子女(70) 可怕的刑罚思想(71)

财富计算的虚与实(72) 乡村的钟表(73) 鲤鱼

旗一瞥(75) 舍弃记忆(76) 作为复仇的自杀
(76) 恶魔的良心(76) 镜子(76) 自由与幻灭
(76) 对沸点的感觉(77) 狐(77) 老(77) 忍
从(78) 枪械店前(78) 在自然里(78) 房子
(79) 黑洋伞(79) 人的愤怒(79) 悲哀的激情
之人(79) 王者的悲哀(80) 墓(80) 造访空宅
(81) 邮局(82) 春画(83) 嫉妒与侠义心(84)

第三放射线 文学·艺术 天才·著述 …… (85)

艺术与假面(87) 天才与懒惰(87) 对于忘却的
热情(88) 文学家的生活(88) 美学(89) 观珊
瑚(89) 日本的回顾(90) 世界的镜子(91) 山
上的祈愿(91) 文学的忧郁(92) 文学与生理
(92) 艺术至上主义者(93) 对诗人的忠告(93)
诗人与音乐(94) 诗与民众(94) 诗人的遗产
(95) 塞尚的逆定义(95) 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
义者(96) 粗野与典雅(97) 诗的二律背反(97)
艺术与主义(98) 对无的追究(98) 艺术与进
步(98) 撒拉逊人的原理——著者为何不读书
(99) 喜剧演员的悲哀(100) 浪漫主义者的实证
(100) 艺人与艺术家(101) 艺人的开朗(102)
通俗的价值(102) 现代诗人(103) 诗人的洁癖
(104) 诗人的概念(104) 诗与进化(104) 诗人
的床(104) 情绪与胃袋(105) 靶场的教训(105)
作诗与剑法(106) 作为错觉的自信(106) 不
死的欲情(106) 书架的秘密(107) 美(107) 新
古典(107) 关于天才的不遇(108) 诗人的悲哀
(108) 没有矛盾的著者(108) 天才的自我否定

4 绝望的逃走

(109) 无政府主义(109) 弟子与模仿者(110)
诗人的思想(110) 感伤家(110) 情趣(111) 文学的真实(111) 文学的可爱(111) 子规的幸运(111) 艺术的需求价值(112) 诗人与观察(112)
与小说家的交际(113) 常识的水平线(113)
单纯的人(113) 关于同先辈的竞争(114) 美与乐器(114) 不变的流行(115) 文学的未来(115)
诗的空虚(116) 答诽谤者(117) 伟大的教师们(117) 诗人的孩子气(118) 批评家(118) 太迟的悔恨(118) 新世纪之初(119) 了解你自身(120) 文学的鱼虫类(121) 理性化即现实化(121) 对过渡期艺术家的安慰(122) 文学家与新闻工作者(123) 在百货店的警告(124) 党人的文学家(124) 保持一点傲慢(125) 艺术家的风范与变迁(125) 新时代(127) 美术家的先入之见(127) 没有必要虚饰(129) 奇妙的道理(130) 小说家的推理力(131) 旧式的正义(133)
艺术上不存在长进(133) 艺术不曾进步(134)
民众知其原理(136) 文学性软体虫(137) 舆论(138) 兴趣的热情(138) 生活与艺术(139)
生物学式的观察(139) 古典主义(140) 悲剧的意向(141) 内行文学——不雅的趣味(142) 行家如何通晓技巧(142) 无用的激情(143) 离开真实(143) 春眠情调(144) 大师们的意见(145)
为着功利的艺术(145) 艺术的耶路撒冷(147)
欧罗巴的乡愁(149) 反性格与自然性格(151)
一种空虚(154) 立于断崖(155) 作为迷信教徒的镜子(155) 日本的文学(155) 闲人俱乐部

(156) 王者的沉默(156) 长褥疮的文学(157)
 新宫廷诗人(157) 西与东(158) 教师中的教师
 (158) 操之过急的写实主义(158) 向美之心
 (159) 文学的本质(160) 诗人风格的作家(161)
 空洞之中(161) 著者的棘手(162) 烟雾之景
 (162) 习惯性的读者(162) 经验的恩赐(163)
 没有边际的希望(163) 作家的寿命(163) 著述
 的教训(164) 赏赐的名声(165) 弟子的忘恩
 (165) 炫耀的心理(165) 诙谐的笛音(166) 独
 醒于愚众之中(166) 对激情的忍耐(167) 在铁
 锤下(168) 天才与同乡(168) 天才的努力(169)
 伟大的要素(169) 英雄的孤独(170) 因欠缺
 而来的名誉(170)

第四放射线 历史·社会 文明·思想 …… (171)

平等论的不合理性(173) 日本的成功(173) 被
 侮辱的武士道(174) 明智光秀(175) 足利尊氏
 (176) 历史的叹息(177) 战术的神秘(178) 历
 史的生理学(179) 镜子的映像(179) 听浪花曲
 (179) 大和魂(180) 文化与武士道(180) 艺术
 家的幸福(181) 食草动物的残忍性(182) 捕手
 (183) 医生的道义(183) 唯物主义者的道德观
 (186) 文章之所以不同(188) 战争与政府、民众
 (189) 宗教的本质(190) 文明也从谬误中进步
 (191) 雅号的由来(192) 文化上的匆忙(196)
 饮酒的两难(196) 文明与战争(197) 过激派的
 强度(198) 民众的常识(198) 政治家的悲哀
 (198) 日本人(199) 制度与道德的矛盾(199)
 费解的道德(200) 乡村与都市(200) 教科书

(201) 是谁妨碍了对自然的爱(201) 教育(201)
文明没有进步(202) 浪与文明(206) 正义之
士与卑鄙小人(207) 某野战医院的美谈(208)
过分诗化的修身教科书(208) 艺术家与大财主
(211) 感觉与精神(211) 恐怖主义的原理(212)
商业(212) 诡辩家(214) 觉醒的前夕(215)
思想家的散步区域(216) 源于自然的思想(216)
说明与省略(216) 思想与感情 I (217) 思想
与感情 I (217) 思想家与小说家(217)

第五放射线 社交·个人 孤独·斗争 (219)

旅行(221) 孤独的原因(221) 谦逊的危险(222)
疾病的裨益(222) 内部的瞳孔(222) 至交
Auld Lang Syne(美好往昔)!(222) 社交的秘诀
(223) 厚脸皮(223) 活生生的无边地狱(223)
恶性的正直(224) 一种处世术(224) 恶意的智
慧(224) 反刍动物(225) 登浅间山(225) 不知
厌倦者(225) 疾病, 厌倦的疗法(226) 目中无人
的本源(227) 精神化的人物(227) 平凡的真理
(228) 无职的职业(柏拉图的谬误)(228) 酒神
(229) 雅趣(230) 激情的源泉(230) 思想与养
生(230) 熟人的著作(231) 自高自大者的伪善
(232) 关于社交的形式化(232) 作为人格熏陶
的礼节(233) 在伊壁鸠鲁的失乐园(234) 并非
功利性的思考(235) 海(235) 友情的本质(236)
勿爱你的敌人(237) 恶的定义(238) 私敌与
公敌(238) 资格的缺乏(239) 敌人的实质(239)
模糊的敌人(240) 论战上的矛盾(240) 我们
仍有些过于感伤(241) 强者的弱(241) 致某敌

国的人们(241) 孤独与人群(242) 金黄色的月 夜(242) 孤独者的自言自语(一)(243) 孤独者 的自言自语(二)(244)	
译后记	(248)

第一放射线

女性 婚姻 恋爱

正在变化着的是什么呢？不是政治，不是艺术，而是我们时代的家庭。

——著者《虚妄的正义》

结婚的时期

情欲黯淡了判断。无此性急要求的时候，静下心来深思熟虑选择你的妻子！

然而，人们总是在一生中最差劲的时期里结婚。

婚姻的浪漫思想

性欲不分对象地渴求异性。而精神，憧憬渴望着的却只是一人——真正唯一的一人。

谁把人们弄得如此卑躬

人们自求婚起便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人生的妥协性难以逃避，除了适当地放弃之外没有满足的时候。于是，他们从此变得卑躬屈节，将其高远梦想弃之如敝屣。

莫名其妙的激情

人们常常感受到人生里莫名其妙的激情。比如，在秋日落叶的林子里，在城市寂寞的陋巷中散步时分；或在夕阳下拖曳着影子，穿过高高的渡桥而去；或在海边倾听着大洋涛声；或在春天的妩媚夜晚，嗅着透窗而来的花树芬芳。

我们无法诉说个中的不可思议感觉。因为这样的感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对思维对象不带任何概念。人们沉溺在强烈的激情里，感到溶化于人生之中、被浓密的雾气所吸纳。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行进着的兴奋。一切的意味均被深刻地感觉，在感觉世界的对岸，似有着无尽的人生神秘感。

我们的婚姻，刚好由此莫名其妙的激情而成。

帽子与求婚

为着买一顶帽子，人们通常要走到远处去，光看不买出入几轩店铺，从几百顶帽子当中选择出唯一的那一顶。即便如此，让人心满意足的东西仍是来之不易。因为现成的帽子虽不计其数，可人的要求条件却只有一个，其满足的实现，数百个当中充其量也只有一个可能性。

当然，帽子不过是区区寻常琐事。比它重大得多的事物——一生所需、然而一旦拥有便不能丢弃

也不能交换、这一选择判断的恰当与否决定着此后一生的举足轻重——的选定之际，人们该是倍加审慎的罢。

而后的比喻，便是关于我们的婚姻。诸位总得结婚吧，总得从数千人的异性中选定唯一的妻子（或情人）吧。如同为买到一顶中意的帽子、要找寻数百顶帽子一样，到重大事物的拍板之际，究竟得从多少人里抽签般地数出候补者呢？恐怕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的选择法，不过是瞄上了寥寥数人里的其中一人——未必恰当的那一个可能性而已。

如此一来，倘你不想后悔自己的婚姻！

偕老同穴虫

在我国，常把配偶生活比作偕老同穴虫。悲矣。然而这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

偕老同穴虫的配偶，完全是由偶然的命运决定的。一阵海潮的静流。甚至一个硅质的网笼都能把一对儿甲壳虫封闭起来。它们生息在这样的海洋里，与无数同类中的任何一只碰在一起时，便马上开始了配偶生活。换言之，它们的婚姻乃是由气流、海潮的移送，由变幻无常的“命运”所致，其配偶的选择，完全由“偶然”主宰。而且，它们一旦被规定成配偶，便成了厮守到老死、一辈子不变的宿命夫妇。因为，那个网笼上压根儿没有自由出口，一旦给封闭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偕老同穴虫。在无意识无个性的海洋微生物世界里，它们的自然婚姻法，该是最令人满意而圆满的罢。因为它们只有同类属性，A 也罢 B 也罢 C 也罢 D 也罢，一切皆不过是一模一样的本能体。被任意搭配的两个东西，一般说来必定是最好的配偶。这种情形的婚姻，是两个性别相异的东西，凭着自然而盲目的媒介——命运与偶然——而结合，过的不外乎无从挑选的生殖生活。

而在人这一方，万物之灵的人这一方，假如与偕老同穴虫如出一辙！人与人的配偶，倘若找 C 来替代 B，再任意寻一个来替代 C，倘若听天由命抽签般地结合，无论怎么说，人的婚姻不过也就成了不道德的悲惨的低级动物的所属了。然而，世间所谓“夫妇”，大体上不过是随着偶然的会，几乎没有多少选择地、命运般、抽签式的结合罢了。社会将此称之为婚姻，并且用外在的仪式使之神圣化。这种仪式，空虚的、愚弄人的仪式，在于将“人伦”观念化。但把仪式除掉的话，给众多的配偶者冠以真实文字，即“野合”。即并非人格与人格的配偶，而是性与性的、细胞物质与细胞物质的、无选择的结合。

偕老同穴虫式的动物。

不管怎么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是一直延续着这种不道德的低级动物式的婚姻的。过去也好，如今也罢，我们的婚姻总是由着盲目偶然的“缘份”，料想不及的“命运”来抽中配偶者这个盲

签的。多少人，在婚姻既成之后，反过来方才了解配偶者究竟何许人也。婚前，除了异性这一点，除了莫名其妙门面上的概念之外，并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一个具体人物。我们莽撞地听天由命、始料未及地结了婚。与我们的自由意志无涉，唯有那一日的气候、气流、涨潮落潮的水流，驮来偶然的配偶。人不能不结婚。但人们却不知结婚为何物，从何处开始，如何去做，几时求婚。配偶们皆受着缘份、不可知和偶然的支配（因而结局的幸与不幸，也就成了偶然的运气）。

其实，在漫长的几千年里，人凭着偶然成婚，一辈子相互厮守，大抵是作为贞操夫妇过来的（因为道德、法律、社会制度、离异子女的责任足以堵住出口）。于是，人们带着凄惨的神情，竟可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将偕老同穴虫的命运忍受过来！

盲 兽

结婚之际，人们甚至连明摆着的数学公式（概率的公式）也给忘了。从此起了当然的悲剧，自然还是浑然觉察不出原因。

永恒的女性

玛丽亚常常叹息。眼睛里充满着忧郁、悲伤和憧憬……